

经典名著 价值阅读

茶花女

The Lady of the Camellias

[法] 小仲马 / 著
王翊琪 / 译

名家名译
经典读本
Wordsworth
classics

推荐读本（全译插图版）

世界文学经典盛宴 品味纯正的经典味道

一段感人至深的爱情传奇
一场“有情人难成眷属”的悲剧

法国“落难女郎”系列小说的开山之作
第一本流入中国的西方文学名著
一生不可不读的爱情经典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The Lady of the Camellias

茶花女

[法] 小仲马 / 著
王翊琪 /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法] 小仲马 201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茶花女 / (法) 小仲马著 ; 王翊琪译. -- 沈阳 :

万卷出版公司, 2017. 9

(经典名著价值阅读)

ISBN 978-7-5470-4629-6

I. ①茶… II. ①小…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法

国-近代 IV. ①I565.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09558 号

出 品 人: 刘一秀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印 刷 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 数: 188 千字

印 张: 7

出版时间: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李 坪

责任校对: 高 辉

封面设计: 宋双成

排版制作: 文贤阁

ISBN 978-7-5470-4629-6

定 价: 28.00 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常年法律顾问: 李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90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联系电话: 0316-2516500



《茶花女》是法国著名作家亚历山大·小仲马的代表作，1848年首次出版。

本书书名和小说主人公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小说主人公玛格丽特原来是个贫苦的乡下姑娘，来到巴黎后，开始了卖笑生涯。由于她生得花容月貌，引得巴黎的贵族公子争相追逐，成了红极一时的交际花。因为她随身的装扮总是少不了一束茶花，人称“茶花女”。故事的主要内容便是一个青年人与茶花女的曲折凄婉的爱情故事。作品通过一个妓女的爱情悲剧，揭露了法国七月王朝上流社会的糜烂生活，对贵族资产阶级的虚伪道德提出了血泪控诉，在法国文学史上，这是第一次把妓女作为主角的作品。

亚历山大·小仲马（1824—1895），法国著名剧作家、小说家，其父亲为著名作家大仲马。小仲马是十九世纪末法国戏剧的三大领军人物之一。他的作品不以情节的曲折离奇取胜，而以真切自然的情理感人，结构严谨，富有抒

情意味。小说《茶花女》是其代表作。他的戏剧代表作包括《半上流社会》《金钱问题》《私生子》《放荡的父亲》《克洛德的妻子》《福朗西雍》等。

《茶花女》是根据小仲马亲身经历所写的一部力作。在19世纪40年代，一个叫阿尔丰西娜·普莱西的贫苦乡下姑娘来到巴黎，走进了名利场，成了上流社会的一个社交明星，并改名为玛丽·杜普莱西。她爱好文学、音乐，谈吐不俗。一次在剧院门口咯血时被小仲马看见，小仲马甚是为她心痛，玛丽也非常感动，于是两人开始了一段交往。玛丽珍视小仲马的真挚感情，但为了维持生计，她仍得同阔佬们保持关系。小仲马一气之下给玛丽写了一封决绝的分手信便离开了。后来小仲马再次回到巴黎，听说玛丽已经离世了。现实生活的悲剧深深地震动了小仲马，他满怀悔恨与思念，将自己囚禁于郊外，闭门谢客，开始了创作。一年后，即小仲马24岁时，写下了这本凝集着永恒爱情的《茶花女》。

小说通过“我”充分体现了作者所主张的人道主义思想，着重表现了人与人之间诚挚的交往，以及宽容、理解和尊重。阿尔芒和玛格丽特之间的爱情体现了人间的真情、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以及人性的爱。



一	001
二	007
三	013
四	020
五	028
六	035
七	042
八	053
九	061
十	070
十一	080
十二	090
十三	098
十四	108
十五	117
十六	124
十七	132
十八	139
十九	146

二十	153
二十一	159
二十二	166
二十三	174
二十四	183
二十五	194
二十六	202
二十七	215

我认为想要塑造人物，必须对人进行深入研究，这与想要使用一种语言之前必须认真学习这项语言有着共通之处。既然我还没有到达可以创造的年龄，也就只能平铺直叙了。

所以，请读者尽管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故事中叙述的所有人，除女主人公不幸逝世之外，其余的人都尚在。此外，我收集的绝大部分资料都是有据可考的，在巴黎的一些人尚可证明；倘若我的证据还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的话，他们可以为我作证。因为机缘凑巧，这个故事只有通过我的笔端才能述之于众，因为我洞悉这件事的始末，否则就无法写出这样一篇完整、感人的故事来。

接下来我将讲述我本人是如何了解到这件事的始末的。

1847年3月12日，在拉菲特街，一个偶然的机，我看见一张黄色巨幅广告，是关于即将拍卖的家具以及大量珍玩的。这些拍卖物的主人已经不在人世。但关于死者的姓名，广告上并没有提及，只说拍卖时间是16日中午12点至下午5点，此次拍卖将在昂坦街九号举行。

而且广告上另附一则通知，大家可以在13日和14日去参观住宅及家具。

我一直是一个珍玩爱好者，所以绝不可错失这次良机，即便不买，也要进去看看。

第二天，我便去了那里。

尽管时间尚早，但是房间里已经有人在参观了，而且还有女人。虽然这些女宾们穿的是天鹅绒服装，身披开司米披肩，大门口还有豪华的四轮轿式马车在恭候，但是她们确实是带着惊讶甚

至是赞赏的目光注视着眼前的这些豪华陈设。

不久之后，她们惊讶和赞赏的原因就被我洞悉到了。因为我跟随她们仔细打量一番后，获悉我所在的是一个高级妓女^①的房间。上流社会的女人们——刚好有一些上流社会的女人也待在这——好奇的无非也就是这种女人生前居住的处所。这些高贵的夫人们常常会因为这些女人们的华丽衣着而自惭形秽；待在大歌剧院与意大利人歌剧院^②里的这种女人和她们没什么两样，同样拥有独立的包厢，与她们平起而坐；这种女人恬不知耻地在巴黎街头卖弄姿色，炫耀她们的珠宝，传扬她们的“风流韵事”。

如今这个女人的卧室即便是最贞洁的女人也可以随意进入，毕竟她早已经离开人世了。死亡是去除奢靡污浊气体最好的净化剂。并且，如果有必要，她们完全可以推脱说是为拍卖而来，关于主人的信息，她们知之甚少，完全是因为看到广告，才会萌生出到这里来见识一下广告上所介绍的东西的想法，然后挑选一番，这都是情理之中的；不过这也不能成为阻止她们从这些精美的陈设中寻找这个女人生前骄奢痕迹的障碍。想必她们一定听过关于这个女人的一些神秘韵事。

不幸的是，那些神秘的往事伴随着这个绝代佳人的逝世灰飞烟灭了。无论这些贵妇心中的期望有多大，她们丝毫看不出关于这个女房客生前生活的痕迹，她们也只能对着这些即将被进行拍卖的遗物啧啧称羨。

再说，有些东西还是值得买的。房间里的摆设富丽堂皇，有著名的法国乌木雕刻家布尔雕刻的玫瑰木^③家具、法国塞弗尔^④及

① 原文指的是“由情人供养的女人”。

② 意大利人歌剧院：原是舒瓦泽尔·斯坦维尔旅馆，因常接待意大利演员而得名，后经整修，改建成喜剧院。

③ 玫瑰木：因具有玫瑰香而得名，产地为巴西。

④ 塞弗尔：法国瓷器工业中心。

中国的花瓶、德国萨克森^①的小塑像、绸缎、天鹅绒以及花边绣品，称得上是应有尽有。

我跟着那些稍早于我到达的名门闺秀漫步在这所宅子中。当我打算随着她们步入一间挂有波斯帷幕的房间时，她们却几乎马上笑着退了出来，看样子好像对于这次猎奇遇到的新事物不好意思去面对，这反而更激起我去观赏一番的好奇心。原来这是一间梳妆屋，里面陈设着各种精巧细致的梳妆用品，这些用品身上似乎还残留着死者生前奢靡生活的痕迹。

靠墙放着一张宽三尺、长六尺的大桌子，奥科克与奥迪奥^②制造的各种各样的珍宝在桌子上闪闪发光，其奢华程度只能用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来形容了。这些小玩意儿是这家女主人梳洗打扮必不可少的，而且均用黄金或白银制成。然而这一大堆物品只能是逐件收罗起来的，是不可能单独某个情夫就把这些全部置办齐全的。对于这种女人的梳妆间，我并没有投以不屑的眼光，不管是什么东西，我都饶有兴致地鉴赏了一番。我发现这些雕刻精湛的器物上有不同人名的首字母和五花八门的纹章作为标识。这些东西，不禁让我联想到这个可怜姑娘的一次次肉体买卖。我暗自思忖，上帝对她还算仁慈，她并没有遭受常人所说的那些惩罚，而是在衰老之前带着花容月貌死在穷奢极侈的生活之中。于这些妓女而言，衰老恰恰是她们的第一次死亡。

确实，没有比放荡生活的晚年——尤其是女人的放荡生活的晚年——更悲惨的了。这种晚年没有一点点尊严，得不到别人的一点同情，这种抱恨终身的心情是我们所能听到的最凄惨的事情，因为她们并不是追悔过去的失足，而是悔恨错打了算盘，滥用了金钱。我认识一位曾经风流一时的老妇人，过去的生活遗留给她的只有一个女儿。据她同时代的人说，她女儿差不多跟她妈妈年轻时长得一样漂亮。她母亲从来没对这可怜的孩子说过一句

① 萨克森：德国城市，以盛产皮革、纺织、瓷器等著称。

② 18、19世纪时巴黎有名的金银器皿制造匠。

“你是我的女儿”，只是要她养老，就像她自己曾经把她从小养到大一样。这个可怜的小姑娘名叫路易丝。她违心地顺从了母亲的旨意，既无情欲又无乐趣地委身于人，好比有人让她去学一种职业，她就去从事这种职业一样。

长期以来耳濡目染的都是荒淫无耻的堕落生活，而且从很早就开始了的堕落生活，加上这个女孩子长期以来孱弱多病，抑制了她脑子里分辨是非的才智，这种才智天主可能也曾赋予她，可是从来没有人想到过要去让它得到施展。

这个年轻的姑娘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她差不多每天都是在同一时间走过大街。她母亲时时刻刻都陪着她，就像一个真正的母亲陪伴她真正的女儿那般形影不离。我那时还年轻，很容易沾染上那个时代道德观念淡薄的社会风气，可是我依然记得，一看到这种丑恶的监视行为，我从心底里感到轻蔑和厌恶。

处女的脸上是不会流露出这样一种天真无邪的感情和这样一种忧郁苦恼的表情。

这张脸就像委屈女郎^①的头像一样。

一天，这个姑娘的脸突然容光焕发。在她母亲替她一手安排的堕落生涯里，这个女罪人好像得到了天主赐给的一点幸福。毕竟，天主已经给予了她懦弱的性格，那么在她承受痛苦生活的重压的时候，给她一点安慰不可以吗？这一天，她发觉自己怀孕了，她身上还残存的那么一点纯洁的思想，使她开心得浑身哆嗦。人的灵魂有它不可理解的寄托。路易丝急忙去把那个使她欣喜若狂的发现告诉她母亲。说起来也使人感到羞耻。但是，我们并不是在这里随意编造什么风流韵事，而是在讲一件真人真事。这种事，要是我们认为没有必要经常把这些女人的苦难公之于世，那或许还是索性闭口不谈为妙。人们谴责这种女人而又不听她们的申诉，人们蔑视她们而又不公正地评价她们，我们说这是

① 委屈女郎：巴黎圣厄斯塔什教堂由皮加勒雕刻的一座大理石的神情哀怨的妇女头像。

可耻的。可是那位母亲答复女儿说，她们两个人生活已经不容易了，三个人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再说，这样的孩子还是没有的好，而且大着肚子不做买卖也是浪费时间。

第二天，有一位助产婆——我们暂且把她当作那位母亲的一个朋友——来看望路易丝。路易丝在床上躺了几天，后来下床了，但脸色比过去更苍白，身体比过去更虚弱。

三个月以后，有一个男人出于怜悯，想办法医治她身心的创伤，但是那次的打击太厉害了，路易丝终究还是因为流产的后遗症而死了。

那母亲仍旧活着，生活得如何？天知道！

当我凝视着这些金银器皿的时候，这个故事就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时光似乎随着我的沉思默想已悄然逝去，屋子里只有我和一个看守人，他正站在门口严密地监视着我是不是在偷东西。

我走到这位看守人跟前，我已经把他搞得心神不定了。

我对他说：“先生，您可以把之前住在这里的房客的姓名告诉我吗？”

“玛格丽特·戈蒂埃小姐。”

我知道这位姑娘的名字，也看见过她。

“怎么！”我对看守人说，“玛格丽特·戈蒂埃死了吗？”

“是呀，先生。”

“什么时候死的？”

“有三个星期了吧。”

“那为什么还让人参观她的住宅呢？”

“债权人觉得这么做可以提高价钱。您知道，让大家事先看看这些织物和家具，这样可以招徕顾客。”

“这么说，她还欠着债？”

“哦，先生，她欠了好多哪！”

“卖下来的钱应该可以付清了吧？”

“还有得剩。”

“那么，剩下的钱给谁呢？”

“给她家属。”

“她还有家？”

“好像有。”

“谢谢您，先生。”

看守人摸清我的来意后就放心了，然后对我行了一个礼，我便出来了。

“她一定死得很惨，而且是个身世可怜的姑娘！”在回家的路上，我心里盘算着，“因为她只有拥有健康的身体，才能在这种圈子里交到朋友。”

我忍不住对玛格丽特的人生产生悲悯。

大部分人或许会认为很可笑，不过我对风尘女子一向是宽容相待的，并且我不愿因为这种态度而与人去争执。

某天，当我去警局领取护照时，看到邻街有两个警察，他们正打算押走一个姑娘。关于那个姑娘所犯罪行，我并不了解，只看到她边亲吻怀抱着的孩子边痛哭，毕竟那孩子才几个月大。如果她被捕，就意味着要面临骨肉分离的惨况。至此以后，我就再也不轻易地蔑视任何一个女人了。

拍卖活动定于 16 日。

拍卖与参观之间隔着一天的时间，这是留给地毯商拆帷幔、壁毯等墙上饰物用的。

当时，我恰好刚从外地出游回来。当一个人回到消息灵通的首都时，别人总会和他谈及一些重要的新闻。但关于玛格丽特去世的事情并没有人和我提及，这件事在他们眼里算不上是什么大事，这是很正常的。玛格丽特的确美丽妩媚，但是，这些女人的生前考究的生活越是闹得满城风雨，那么她们死后就越是无人问津。她们就如同那些悄无声息升降着的星辰。倘若她们年纪轻轻就离开人世，她们所有的情人几乎都会同时获悉她们离世的消息，因为在巴黎，一位名妓的所有情人几乎都是亲密无间的朋友。大家会相互谈论关于她的几件趣事，然后生活又归于平静，丝毫不会受到这件事的影响，甚至不会有人为此流一滴眼泪。

如今的人们，年过二十五岁，眼泪就开始变得极为珍贵，一般不会轻易流出，只有为报答曾养育他们付出很多的父母才会滴上几滴。

于我而言，尽管玛格丽特的用品找不到任何一件写有我首字母的饰品，但那种近乎本能的宽容及怜悯（这我在不久之前承认过），让我对她的逝世久久难以释怀，或许，我这样的缅怀并没有什么价值。

以前我常常与玛格丽特在香榭丽舍大街上相遇，她坐着一辆由两匹栗色骏马驾着的蓝色小四轮轿式马车，每天一准到这里来。她身上有着独特的、不同于她那一类人的气质，再加上她那独特的姿色，更使她不同凡响。这些不幸的人儿出门的时候，总

有人坐陪左右。

因为没有哪个男人愿意把他们与这种女人的暧昧关系公之于众，而她们又寂寞难耐，因此她们身边总有女伴相随。那些陪客或是自己没有车子，境况不如她们，亦或是年华已逝、无论怎么打扮都不好看。倘若有什么人想要知道她们陪同的女主人的私密事，尽可以大胆地去向她们打听。

唯独玛格丽特不落俗套，她总是独自一人坐车到香榭丽舍大街去，尽可能避人耳目。冬天，她总会裹着一条开司米大披肩；夏天，她时常身着素雅的长裙子。在她喜欢散步的这条路上尽管有不少熟人，她偶尔也会对着他们微微一笑，但那种笑是独属于公爵夫人的微笑。

她与她的那些同行们不同，她习惯在圆形广场和香榭丽舍大街街口之间散步，她的两匹马飞快地把她拉到郊外的布洛涅树林^①，她在树林边下车，散一个小时左右的步，然后再次坐到马车里，疾驰着回家。

直到现在，我所看到的情景仍然清晰一如昨日，对于这位姑娘的早逝我十分惋惜，就如同人们为一件美轮美奂的艺术品的毁坏所惋惜一样。

玛格丽特确实美艳绝伦。

她的身体太过修长苗条了，但她才能非凡，只需稍微花点儿心思在穿着上，就可以掩盖掉这种天生的小问题。她披着长可及地的开司米大披肩，两边露出绸子长裙的宽阔的镶边，那紧贴在她胸前的藏手用的厚厚的暖手笼四周的褶皱都做得非常精致，因此，无论你的眼光怎样挑剔，那线条都是完美的。

她的头长得非常美，仿佛世间珍品，玲珑精巧，这就好像缪塞^②所说的那样，似乎是她母亲刻意让它生得如此小巧，好对它

① 布洛涅树林：巴黎近郊的游乐胜地。

② 缪塞（1810—1857）：法国浪漫主义诗人和戏剧家，著有《四夜组诗》《一个世纪的忏悔》等。

进行一番精心雕琢。

在一张流露着难以描绘其风韵的鹅蛋脸上，嵌着两只乌黑的大眼睛，上面两道弯弯的细长的眉毛，纯净得宛如人工画就的一般，眼睛上盖着浓密的睫毛，当眼帘低垂时，给玫瑰色的脸颊投去一抹淡淡的阴影；细巧而挺直的鼻子透出一股灵气，鼻翼微鼓，像是对情欲生活的强烈渴望；一张端正的小嘴轮廓分明，柔唇微启，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皮肤的颜色就像未经人手触摸过的蜜桃上的绒衣——这些就是这张美丽的脸蛋给您的大体印象。

黑玉色的头发，不知是天然的还是梳理成的，像波浪一样地髻曲着，在额前分梳成两大绺，一直拖到脑后，露出两个耳垂，耳垂上闪耀着两颗各值四五千法郎的钻石耳环。

玛格丽特过着热情纵欲的生活，可是她的脸上却呈现出处女般的神态，甚至还带着稚气的特征，这真让我们怎么想也想不明白。

玛格丽特有一幅她自己的画像，是维达尔^①的杰作，也只有他的画笔才能把玛格丽特画得如此惟妙惟肖。在她去世以后，有几天，这幅画在我手里。这幅画画得跟真人一样，它填补了我记忆力的不足。

这一章里叙述的情节，有的是我之后才知道的，不过我现在就写下来，省得以后开始讲述这个女人的故事时再去重新提起。

每逢首场演出，玛格丽特必定光临。每天晚上，她都在剧场里或舞会上度过。只要有新剧本上演，准能在剧场里看到她。她随身总带着三件东西：一副望远镜、一袋蜜饯和一束茶花，而且都是放在底层包厢的前栏上。

一个月里有二十五天玛格丽特戴的茶花是白的，而另外五天她戴的茶花却是红的，茶花颜色变化的原因没有人摸得透，其中的道理我也没办法解释。在她常去的那几个剧院里，那些老观众

① 维达尔（1811—1887）：法国著名肖像画家，法国名画家保罗·德拉罗什的学生，常为巴黎上流社会的人士作画。

和她的朋友们都像我一样注意到了这一现象。

除了茶花之外，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她还戴过别的花。所以，在她常去买花的巴尔戎夫人的花店里，有人替她取了一个外号，叫她茶花女，这个外号后来就这样给叫开了。

此外，就像所有生活在巴黎某一个圈子里的人一样，我知道玛格丽特曾经做过一些翩翩少年的情妇，她对此毫不避讳，那些青年也为此自豪，说明情夫和情妇他们相互都很满意。

然而，据说有一次从巴涅尔^①旅行回来以后，她只跟一个外国老公爵过日子，一起差不多三年的时间。这位老公爵是个百万富翁，他想尽办法要玛格丽特跟过去的生活一刀两断。而且，看来她也心甘情愿地顺从了。

关于这件事别人是这样告诉我的：

1842年的春天，玛格丽特身体非常虚弱，气色越来越差，医生嘱咐她到温泉去疗养，她便到巴涅尔去了。

在巴涅尔的病人中间，有一位公爵的女儿，她不仅得了跟玛格丽特同样的病，并且长得跟玛格丽特一模一样，以至于其他人会把她们看作是姐妹俩。不过公爵小姐的肺病已经到了第三期，玛格丽特来巴涅尔没几天，她就离开了人间。

就像有些人不愿意离开埋葬着亲人的地方一样，公爵在女儿去世后仍旧留在巴涅尔。有天早上，公爵在一条小路的拐角处遇见了玛格丽特。

他如同看到他女儿的影子在眼前掠过，便上前拉住了她的手，老泪纵横地搂着她，甚至也不问清楚她究竟是谁，就恳求她允许他去探望她，允许他像爱自己去世的女儿那样爱她。

和玛格丽特一起到巴涅尔去的只有她的侍女，再说她也不怕名声会受到什么损害，就同意了公爵的请求。

在巴涅尔也有一些人认识玛格丽特，他们专程拜访公爵，将

^① 巴涅尔：位于法国上比利牛斯山区的温泉疗养胜地。此地对贫血症患者有益。